



遜志齋集卷之八

雜著

三賢贊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与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雅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為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為足也其辭曰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

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
楚漢之雄書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
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
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
名尔名立不磨赫々哉々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
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儼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々
鄙夫敢繼公筆

漢後七代道喪言焚不有先生孰與斯文先生之生志豪
氣雄手抉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
扶起孟荀誰歟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

經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茫五嶺蒼
發為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
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与之為徒吁此何時
愈下弥哀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旁薄上下有繼
微猷不在來者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為誰曰歐
陽公宗孟繼韓蔚為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黷昧公曰嘻哉
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護咸他厥音沉々如玉
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劣
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

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
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為貴人也
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
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
欲以有為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
聖賢之跡不見于世也
久矣慕事功者多蔽于卑近
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
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
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
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
皆天下之士
今世之所未聞而
余之所願學者也
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
因是五君子以
望乎聖人之大全
此余之志也
以五君子為足法而不以
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漢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
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
天下震恐極其智能
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
敗紛然死之甚暇論其所存
伊呂流亞古學不傳
士氣益卑公心不亡
百世之師

唐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為外媚悅取容
自為身計嗟吾先生慨然
哀之若非堯舜媿見色
諱諫書如雲指許遺關忠邪義利

不以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為流涕

宋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校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嘗以為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謀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朱嘗有為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為初為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為民憂樂世稱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々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末可為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為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蜀三守贊

秦李公永

處厲民之時而為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目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為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為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漢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醜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蜀才多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植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宋張公詠

為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為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声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為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悛邪敢執

公鞭

赤壁圖贊

群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
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与造物伍哀彼妄庸
攘攷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淺天之奇矯李公雄蓋
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糝糠万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
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
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
安能瞑目闕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
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伴彼何小儒
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
作者尚視于公

蕭僕贊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
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以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
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為止他客僕語
蕭僕曰吐癡男子屈身為僕者為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
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

之去之誠何難願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
悲之為作贊然非為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
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孟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
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羞辱而不悔甘其
困厄而不去奉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
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
已耶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
之齋余羨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為贊以繫之辭曰維

天降襄維聖立極維賢獨教維民後式天賦之善靡有
同如水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闕其萌莫
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
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
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為行之愈
難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掇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群哲闢
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群經淘汰衆說執其大
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輩被天下譬諸飲食作民水火推
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遠曷知其然其要甚
簡斯道昭々去入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由之寧

不預知為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錄莽之為
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為戲言
豈不工道則未至百尔君子公言是諫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杜士賢贊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慧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為武
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
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讀而歎曰嗚呼當危亂
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為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
大臣而不諱上下交及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
世所當取法者也為贊以附其左方贊曰

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為人若臣暨民以情
相繫情或不通毛解河濱維聖迪哲察于人言虛已旁求
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卜之聞人
之言有君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
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兇擅國不遽亡繫諫
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闕以擊權臣言雖不行
肝膽幾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
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為君御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真而實偽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尔

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
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偽無所匿矣吾嘗
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
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
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為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
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為
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為
黃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
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
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
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與莊
列之餘言而造為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
則曰木為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歷生之常談伏羲
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為本伏羲之時曷
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
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
之而謂天地圓丘鬼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
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氏之書
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
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晦山雲疊峯氣雲霞彩山氣籠

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為詩之語其政典篇往、
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
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
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知察顧謂書所謂政典
正本諸此而定為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偽書衆矣
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
書雖偽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偽於近代者也
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
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与此書類天復
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偽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

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
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
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為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
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
國之言亦妄矣彼偽為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
連山歸藏之名以為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
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匣
區裡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
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嗚呼世之擬
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今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繁祭蠲攝桑剥瓜剥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剥鱗頒冰始蠶析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為周書即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

也畧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
世傳篇乃曰誠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
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
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
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
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
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陷人而責人以正雖戰
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為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
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為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
晨夏舍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

則曰委以滋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
者所不忍為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為文王之言
曰利維生痛、維生樂、維生礼、維生義、維生仁此
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為是言乎其文傳
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之名起于衰
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
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為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
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繆誕与書不合由此觀之决
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
職方諸篇又与民 尔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

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者以為周書而司馬迂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為古書耳其中尚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離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為之出涕

讀司馬法

周司馬有用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尊用田穰苴遺

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蓋周書之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非黷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

而本此書所謂不因凶不加喪冬夏不興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之際講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德者正名而不尚詭王道之要也非此書所謂徧告諸侯彰明有罪者所謂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興滅繼絕之事也所謂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由興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為遺書無疑至有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亦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蓋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為奇以屠戮為武若唐太宗李靖

之問答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為虛語矣况有出於
孫吳之不忍言者乎悲夫

讀三畧

三畧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偽而托焉太公之
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為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
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率皆平淺鄙狹雜援軍讖以足成
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
謂三畧為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果衰世乎其間曰攬
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奸雄相稱曰霸者制士以權皆漢魏
以後之言曰非譎竒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

豪傑事職因勢乃弱其詭謬害理雖太公之奴隸所不屑
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復有六韜者其誣聖賢尤甚論
六兵則皆竊孫吳之所陳至其所自言猥細煩曲無足觀
者至於避正斂用騎卒之說又其偽之易見者也近世三
山施子美為之講義曲為辯釋以眩其博卒不敢言其為
偽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為偽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
麗可喜未竟其為偽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為偽書無
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与孔子同時孔子

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
沮溺荷蕢荷蓀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
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
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
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
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為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
為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答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
恐後世巧詐誣譎之臣作為聲譎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
鴉芝房之事其子車氏猥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
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談之而

置八卦以官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官震官解字
之不類時之乖錯者甚衆以為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
首有列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偽也偽之者不知為誰晁
公武以為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為王銍豈或
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
不朽而偽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
何為哉果何為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
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倫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

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為心以父母之心為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之父母所樂之自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謂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浸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入其心以為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焉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渙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瑣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鉞列禦寇莊周慎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為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

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
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撫湯武黜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
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也妄為蔓衍不經之辭
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々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
自知卒為斯道謬賊也蓋數家者偏駮不倫故去之也易
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繆故
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為其亂朱也惡鄭聲為其亂
雅樂也夫欲擴博道之書而不用必自首卿始何者其言
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
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姦謀邪慮銷
沮於万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
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
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材相角以詐相欺
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
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
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
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
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間談仁義然楚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來將鬻臂与母盟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為明備矣起嘗与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於世亦可以見聖賢之教入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嗚呼豈不足為喜功者之戒哉

讀慎子

世之慎到與鄧析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為輕之意乎其謂殺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若任人而勿自勞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但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尔夫豈其性然哉

讀公孫龍子

君子無用乎辨也豈惟無事乎辨亦無事乎言也充乎心不得已而後言正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辨而無

所明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辨矣若公孫龍之
辨不亦費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煥然矣龍術為
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之論枝蔓繁復累數千言然其
意不越乎正名而已傳有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
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方言而不足故善學者必務知道

讀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為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為上下二篇
且以劉向之論為誣然向謂為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
鄧析田駢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為人君任道不足以治
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
刑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為民之
心頗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
明賞罰嚴而事功舉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而難
於持循蹈履非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
因以片向殆有所激而然耶

讀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
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
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
焰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子擇

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今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鍤之以石救火救之以薪

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万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托腕手標鞭朴而後為治歟

心欲安靜虛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虛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虛不欲淺心深則精神滑虛淺則百事傾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甚於懈慢者衰於專子

目聰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虛則無不知

讀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人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荅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有三代之遺風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於既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無自而作俟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吳起為將且恐不救而况云云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

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子不能明君子之道而恣
意極口稱兵以惑衆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
道飲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息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
雖時有中理譬猶盜跖而誦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
削譏之可取者謂之有三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吳之書与
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為職無怪其然若尉繚子者言有似
天官兵談制談戰威中十二陵武議將理原治本戰
權重刑今伍利今分塞今東伍經卒今勤卒今將今乎君
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論之

讀戰國策

六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美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
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
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
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
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為義狼攫狐
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
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
之而徵其鼻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
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衰矣譎詐盛
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

日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強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僭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声屈体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傳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久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為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

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醜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与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

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
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札達鬱分職篇皆君人之道
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
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
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為成湯
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
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
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
以著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
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為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
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擬者儕也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論
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
而蘄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
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為惡其妄孰甚
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為善惡此
之說及以韋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
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

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
曰好古曷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
士貴乎聞道

讀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三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霸正失
愆禮過奢十反声音穷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
固無他竒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
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畧於忠臆
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為詭
激邪曲之辭以為高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於世終不
能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
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知
務之道哉

讀漢蓋鉞論

蓋鉞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荐興財用匱
竭而均輸蓋鉞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
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蓋鉞酒權均輸官
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為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為
問荅之詞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嗚呼為天下者曷嘗患
乎無財也哉夫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

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二年免民租者近
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數
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
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
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若苟不節儉雖積金齊秦華
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
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
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光之憤不然漢豈可異哉此書
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
雲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之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
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為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
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懲據從而行之可
以為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
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熒之餘聖道滅息唐虞
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為治者視之以為空言而共譁
嘆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
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悅然失色而悲之

讀崔豹古今註

文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然道與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為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予始讀太公家教其諱俚雜可咲自隋唐以來即傳之李翱大儒也至與文仲子並稱蓋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崔豹古今註釋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名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絕少豈非以記事故耶由此言之世之好奇喪質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万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万事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為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恠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為

君子茂先獨汲之焉慕迷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為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為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聲隅子

士未嘗不欲聞于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為其所志狹而所望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善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違之終其身而不恤著之書以明道孔孟是也或者觀其烈光傷已之不若悼世之不見稱亦述諸

以自表若揚雄王通之流其自為之意深而衛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黃晞声隅子之為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晞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遠理者頗有之然晞狠悞無忌人也故断然自信而不疑其論以漢高孟莽之言為仁以屈原為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刘向得聖人之力以唐太宗為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為非是皆其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間謂井田肉刑鄉飲里選冠礼家庙之法不復弗足為治又以生不能澤物為耻嗚呼晞亦有志之士哉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為之人孰不為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昭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亡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全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為驚人可喜之談以為全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全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世擬當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敷之於後及全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全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感者以

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
論全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之無氣
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况若全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為狂
則以為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全甫者幸矣尚何
不用之是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全
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齋集卷之九

雜著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
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
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
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
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
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
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

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
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
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
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
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故亦
以待後之君子尔世之嘒嘒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
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
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
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
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
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說
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
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題正統論後

自予為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聞此言者咸訾笑予以
為狂或陰詆詬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與金華胡公
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執偏私之見者常多予
之言何恃而立於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賢而知道者也
文章言論惟知道之人能傳而偏私者無聞焉二公既信

予則後世之賢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
稱古今人不同所見亦異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聞道
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後有同予所得者必將有取于
斯也有取無取不足較予拳拳之心為天下生民慮尔有
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鉤摹而成者
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動
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
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筆足
此哉或以紙墨未故為疑祕閣有唐初諸文紙色如
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
亦謂為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蕭翼賺蘭亭圖 二首

世傳唐太宗令蕭翼賺蘭亭於辨才其事甚淺陋薦紳先
生多疑之吾亦意太宗英雄之主致治幾於刑措何獨溺
意於一紙之書而為詐妄之術欺一僧哉雖然其事之有
無固不可知後世風俗變衰閭巷小民以勢力相劫奪不
以為怪太宗以天下之主挾生殺人之柄一警咳間孰不
歛衽奉命顧不敢加威於垂死之僧而必曲為計謀以取

之此其心與不侮鰥寡者蓋同好事者圖之以傳其可以為世鑑况此書與畫皆足寶玩哉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鉄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為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

此可見為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為物所累畫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畫今蓄於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醞籍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

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凡
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遺君子泊然內運非
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群臣侈為贊
譽以為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石誠有足稱者豈
已之故苟汙無耻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
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
暴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
踰海繫身以避之思思疑誤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

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為諂諛以全身
斯為小人矣若當時群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
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
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
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豎孫為司馬氏所
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
此失固可為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
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為王策命之文深博溫雅卓然可述雖三

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天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為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脩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為為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為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

始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湖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為盜區屠傷殺戮至于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為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土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卧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湖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為之賦詠以追蹤於古

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迤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礙乎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統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窟公亦受偽學之目尊官捩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恃義取媚於權姦以為朱蔡且將身名俱滅矣夫孰知百年之後推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汙穢為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鬼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為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窟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為君子之歸也夫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為有天下而不可為正統者三慕臣女主
夷狄也慕臣女主之不得于于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
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聞見
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
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
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
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
桐廬三孫公兄弟槃峰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
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
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為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

心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
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
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
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峰之墓者黃文
獻公為求心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
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峰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人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
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迺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
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為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

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畫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而書尤為當世所貴重卷中文字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為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預脩先朝實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義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

也哉

題浦江合溪黃氏家藏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
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
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
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
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
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之可用

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不以取之亦
事物之變天地之贖陰陽鬼神之蘊奧心之所得寫之於
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
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
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
之士雖未盡兼人亦好而傳之然為天下所尊仰而不敢
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
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嘆嘆其所為者矣其美而可傳也

且若此况其不工者乎故欲面來世之傳者雖入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為區區小詩詩疑當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為韓幹真跡近歲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亢邦重裝橐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為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踈密鳥獸虫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為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為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為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為言之意者為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將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古人之重知

已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
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
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
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
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群
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為知人將進
而用於上爨下之未有剗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饒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
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懾衆庶耳

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
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
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
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
下大事而遷固為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群雄十餘年
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
遷固之任為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
奮然自喜以為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
之次第為饒歌十二篇以宣敷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
奇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

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脩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于人或聞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為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為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

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為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即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為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調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由是懌得專於學其書益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于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告之曰士為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為名人之子孫也難

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
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澤可謂盛矣澤尚日孳孳因藝以
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 殿下之
寵望則善為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于潛溪公固不敢不
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澤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澤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特制金華王公奉詔脩元史文辭為史官最及使南
中一死為群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
正乎 殿下賜詩嘉獎之也唐甄濟不仕保山以死其子
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請韓退之為立傳君
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 賢王深
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者哉後之執筆
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太素孳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
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
為最深今載先生於太素孳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
以其諱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孳之卓行因得著
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孳之

風高其為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國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
山海之間其尚可得邪惜夫

老人星贊

食氣之母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佑下民宰制
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畫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為貴故畫者喜極其形
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
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為御猶不若群遊自肆
之為樂况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

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圖
為作贊云

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為疵世人不察以此
為羨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遠天閑
追雲躡風群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
視之振鬣奔馳况肯俯首駕若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
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南稜王先生像贊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柯葉碩茂
而花實盛羨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

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既皆博聞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有以成之也烏傷南棧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考其行己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子最顯者為黃文獻公潛仕元為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待制

禘以文學事

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

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之倫也

黃氏三壽圖贊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為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

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媮垂髫
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給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
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為
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
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
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
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頰白冠裳如畫行步踈踈可數默然
若不能為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
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
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

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
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
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
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為圖而請余贊贊之固
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
於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為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
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飢民喪
厥德詐諛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靡廢風旣成
邦國以昌元乱旣弭殆臻于理曷占其端視諸黃氏維黃
世族為葵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墮

弗居其名福祿收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賚
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貨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耆艾
集于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
夔夔以毅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玆于以療飢
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尔孫子曷不
是程以華其滴以揚休聲豈惟尔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
四方是效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
多事之際不寃寃以忤物不汨汨以阿世予方於古人中
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澨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 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從儒

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在列 上

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寵褒之意

公既諾闕稱謝將歲諸家以侈 上惡以為鄉邦子孫無

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寓目焉因言曰昔之明臣

獲繪像于王庭者若商之傳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

有矣然高宗畫說于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之

後惟唐太宗為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尚存方任之時天

下聞而慕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于家也
今 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蓋密勿文足以
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其下
而官為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藏于家豈
非間世奇遇尤為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窮其面貌而公
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知之某非敢以
為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
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精執筆橫經陟降大庭 帝敷
人文化成九有公為儒宗陰翊治道德為世儀文為世師
九厥縉紳孰克似之華髮蒼顏畫像孔肖子孫勿忘一天

子所詔

劉廷脩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噐可有為
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于人造物為徒遺像在
可敦薄夫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脩間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
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
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
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歸田圖贊

干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子房
之英天居其道非吾無能廬山崇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然
盛德之士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
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
數年矣歲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
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處士且贊
之曰

玉質冰姿不汗纖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
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楊先生像贊

不翁翁以為同不憂憂以為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
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為大布衣粒食不
足為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
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鳥鳶靈芝之於衆草
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璫璵其溫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為世

重寶却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
家之光

王仲播先生畫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樹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
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脩而
耻於干譽微寵此王子所以群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
賢者聞之為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予嘗以謂苟不獲進
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為今之賈董也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有
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
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
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
完紙廚廩薪藿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
法守官為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
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
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 行本於儒不驕不汙
人或以為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為愚政事舒徐
規矩靡踰人或以為踈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
不適于時而與古為徒嗟乎使斯人而為世之所喜吾必

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扇贊

大火流金天地為炉汝於是時伊周大儒北風其涼雨雪載途汝於是時夷齊餓夫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尔有是夫

為好義作脩德膠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為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南齊小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為樂故於嗜好也薄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以為國之著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續前緒而開後覺也歎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為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為名不銜竒以夸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已以狗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志齋集卷之十

雜著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
 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為詼
 諧無實之談故為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怪說多推而歸
 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
 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
 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
 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

志失正

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况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為者猶不講况難為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隴磴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為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生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觀太史公隴磴子墓碣隴磴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隴磴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韓奕壽藏記後

遊乎冲曠之域者達生窘乎利欲之私者畏死達生者視其身如墮羽遺蛻雖委之蝼蟻烏鳶亦不暇顧畏死者以萬世視百年鉢心剋腎每汲汲而不知止二者蓋胥失矣今吳士韓奕之為壽藏達生而有制洞理而不憚非好學

篤信之君子其能然耶

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為愈也是以於人為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為喪之制甚者雖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達古哉

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為教弟子知所以為學其有不相親愛者耶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姻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為予言里人王頌與其弟暕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嘉猷為集所為詩頌暕為購工刻于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頌暕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歎斯世不復有如

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為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世之為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題積善堂記後

為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為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為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脩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為不足信其感不亦甚乎人之宜為君子而不可為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為利達而為之也使慕利達而為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為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為乎公之為人御下寬然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為君子而不自以為才是宜為天道之所祐者也高於其嗣人徵之

題鄭叔致字辭後名格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爲其慕乎美稱也夫
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
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往往以臯夔益稷丘軻回
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豎賤夫也
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
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
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
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
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
拔倫之材亦不免實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
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
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
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
欲知之也蓋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群動以索乎冊
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旣得
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知旣盡而於聖賢之學無
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
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
而太史公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旣得矣乎予復爲是言者

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矣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為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脂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塵胞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荆公刻漏銘為李斯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為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為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

玠為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玠今之古人也思問
勿易視之

題宋仲玠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
在其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
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玠兼得二
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爽
有蹴凡馬之勢當今推為第一

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翻
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
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
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為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
雜然陳吾前方為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為蔣
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
也吾與蔣君論辯甚久蔣君未嘗以術其術而人多以善
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手帖後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于翰林遂受業于門及先生致事
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爲易教所以陶冶鞭
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
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
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
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
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由乎禮義之途使內
不愧於天外不挫于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

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
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銳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喜
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蕭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
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
皆偉甚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
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有道者
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
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蓋求而見之乎苟有得
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已之所命以別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咲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已之所致以異字疑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為士者未嘗脩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急疑作其所宜為而先其所當修之君子弗為是

壹馬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

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號名者不亦善於自脩者乎善於自脩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觀制作文為之盛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乎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為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

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樸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剝除之何由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已不由而強人之從於事為難已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况居位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去而醇厚之用推魯之尚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耻浮薄而勉為忠樸者其李君之化也夫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割股吾甚感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為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為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邵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為之變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割股斷髮而舅姑安能養方其自脩於閨閫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為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為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為羨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為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恒人也備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于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

子之所耻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賤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曠之珎芝里有癡士曰張公理字克讓生于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于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尚友于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叅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恒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于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叅政公名可家以字行孫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揚言性本於告子畢變以刑名聲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以稱物準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賈誼大鈞播
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晦可駭者頗衆甚
矣乎其為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
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瞽
拘錮於已然之成說而謾不致思者亦已遠矣况其該博
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第疑聶夷中詩
二月非鬻絲之時以為乃四月之訛則為未當乎理夫夷
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蚕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
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免飢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
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
察耶抑其方銳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己之失邪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
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
太史公友善而以為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
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
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
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
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于遠迹
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

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徼聲譽惟
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沮乎世之垢汙古所
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
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
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
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為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
之靡存為之於邑者久之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王大弓之
竊特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于君者其
所繫為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為進士於宋度宗時
所受賜笏寶藏于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
歟雖然笏之為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
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
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况一
笏乎

書壽朴堂記後

予之京師獲識地官負外郎松陵莫子禮敦朴而端慎士
之良者也既而子禮之父處士君自吳來復得見焉愿而
溫質而恭知德之君子也子禮因言其家故居吳興後樂

松陵而徙焉所居有嘉木曰朴歲久顛仆由藥之生拔起
數仞枝葉盤旋若車蓋然因作堂其旁名之曰壽朴夫天
之生物每與人事相符或因物以示人或因德以著徵今
莫氏之族自吳興至松陵而愈夫予見其敦朴著于父子
間者兩世矣天之意蓋以此未彰莫氏徙居而益昌以昭
其敦厚之德也乎敦厚者仁之資仁者必壽理有必然者
矣莫氏之嗣人苟能世其朴厚而無忘先人之澤豈特壽
其身而已哉其家之壽蓋未艾也姑封殖以俟

書夷山臺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
所聞於業無可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
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
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為心之欣
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
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羈
寓數千里外在尺籍伍符中而放筆為詩組織物狀揣切
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煒乎其有輝其言如素處
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
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况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
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

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廷
曩歲兩家為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其氏之長采苓子訴
于朝 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
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為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
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
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
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時萬物
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
從可想見豈特可為邦邦盛事而已哉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
礪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
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
然而世之為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
以其所托之人為足恃耶錢唐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
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
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燼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
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

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
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求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
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
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為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
不以外物為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
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
之於彼不亦重可感矣翰林備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
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為然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為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
父為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
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况他人乎此
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
表著勉其所當為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重輕哉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為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
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
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為言多至數千少亦
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拂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
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

之墓於太史公公為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
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
由是而求處士之為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言言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
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洎文
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
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
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
巷所為偏政疑軟惡者等不知其為羨也吾聞而歎之友
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遺其任余則有過
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為
也羨者易得也用久必弊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
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羨也尤難然
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脩紀法居廟朝治海內而卑
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弊而棄之且加不勝之
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為知類也哉
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歎之任人
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脩其可任者以待人之
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畏說送劉仲義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
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
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
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
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
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
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為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為之養見
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
之同於漸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

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
畏其將此言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
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
乎天天之畀我者為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忤忍義也而
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為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為小慧之
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
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為天下用凡
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
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醜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
察有未至則為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

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
為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
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
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為之師者莫以告而
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
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
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
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
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
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

劉生仲義事予為弟子者五年其為學篤謹不懈而持已
以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
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為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
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
其尚因子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吾之
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
更焉因名為熙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
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為可乎予

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為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為人而取之也顧元歎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皆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為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安焉而已夫孰以為可乎今君於名則粹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為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踈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庸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為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歟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

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為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為耻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有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為君子也孰禦焉

友松說

同邑胡子彥輔簡佷介直於世泊然無所求於人挺然無所附性獨友松若與之甚善者舍側有老松日吟哦其下盛寒劇暑來往不厭曰此吾友也因自號曰友松其鄉之

人聞而疑之為君子之取人也必以類才高乎天下而友乎閭巷之恒人則世以為矯德不足以善其身而友乎天下之賢士則世以為夸人而友乎人類也高下之不稱議者猶且非之今胡子乃欲取於松彼無所覺知以相與也無言語以相規也無威儀之可效也胡子獨安取於是乎不幾過於矯也乎或從而解之曰是知胡子謂可貴而不知松之不易友也知德者之觀物不於其外而於其內不於其形而於其性苟自其外之形而觀之則叩之而無聞叩之而無情偃蹇凌厲於空山者是松也烏可與胡子友苟自其性叩其而觀之以陽春之澤而不為之華

脅之以隆冬積雪而不為之挫者夷齊之操也舉世棄之而不顧不少形於色用之宗廟宮室隨人所任而無不合其宜有阿衡孔子之道也斯數聖賢者作乎千載之上而千載之下莫能與之抗惟松也乃特類之此其德之鉅細何如哉而人烏敢與之友且士之取友者固欲友其德爾居今世而望古之人求其聲音容貌邈乎不可得而猶尚友之者以其德之可考也夫其形不可見而德可考好德者且有取焉而况拔乎庶物之表有德可仰如是松者望其風聲挹其節槩而反求於身少有所愧則思自勉乎德其為益甚大胡子有慕於是而願交焉其志美矣而豈矯也哉胡子以二人者之言告方子方子曰謂松不足友胡子者非也謂胡子不足友乎松者亦非也岐人與物而言之則人貴而物賤以人與物而言之則人之聖賢也草木之松栢也其貴同也衆人也樗櫟也其賤等也胡子方將外形骸忘視聽合物我為一至推道德之大取其同貴者而友焉當其適意而有得也不知己之為松乎松之為己乎而或者滯於跡而不察其志眩其名而未考其實弗以為矯則謂之夸咕咕乎多言去道不愈遠邪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

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躔為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為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

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觀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揚馬三蘇之才况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所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宋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為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醉先酒蓋思趨藝之初美未必祀神農尚推耜食

之始况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
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
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
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
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
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踈
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
而不當乎時孟飯盃羹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
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
報本之誠一姓之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
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
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飲鳩財儻工請盡奉先之
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